

长篇小说

茶都旧事

于建初◎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长篇小说

茶都

于建初◎著

旧事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茶都旧事 / 于建初著.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80240-228-7

I. 茶… II. 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17099号

书 名 茶都旧事
著 者 于建初
责任编辑 潘爱平
装帧设计 于建初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6
字 数 510千
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80元

引 子	1
第一章 梅山婚变	5
第二章 大姑赔情	50
第三章 土匪佳人	69
第四章 失踪风波	100
第五章 印心石屋	123
第六章 义结金兰	154
第七章 投身戏海	175
第八章 情归黑茶	201
第九章 时雨奇报	224
第十章 冤打铜锣	249
第十一章 白玉蜻蜓	276
第十二章 资江父子	301
第十三章 扶桑情人	328
第十四章 火烧茶船	358
第十五章 古刹青灯	384

引子

太阳定定地站在东边神山上几丈高的地方。连日来的春雨把太阳漂洗过了，太阳便格外地干净，浑圆的轮廓像被谁用细毛笔描画出来的一样，让人看得清楚了。奇怪的是群山间并无过多的雾气，远远近近都毫无遮拦地显现出来，简直像镜子里的画面，一切都闪光发亮的，似乎镀了一层琉璃；哪怕是一棵普通的小树，也显得格外的典雅，带有高贵的气质。

资水从南边蜿蜒蜿蜒而来，经过了无数重大山的折腾，到这里已经平静了许多。它即将要进入烟波浩渺的洞庭湖了，那里正是资水安乐的怀抱。正因为是最后的冲刺，水中的湍流仍然带着兴奋，带起的漩涡一个接一个。这情景，只是站在山上的岸边一时间看不明白罢了。资水很清，远看像一条蓝色的绸带。阳光把资水轻轻地抚摸，水面便跳荡许多炫目的光斑。

这是一条值得叙谈的河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几近从湖南地域正中处穿渡。应该说，它是最有资格拥有母亲河的骄傲的。它伴着雪峰山脉由南向北而来，进入洞庭湖的中心位置。

资水岸边，有一个古镇。这里属安化地界，镇边山路立了一块石碑，上面用楷书体雕了两个字：东坪。

太阳已经这么高了。镇子周边的农夫已经扛着锄头或者扞担，下地挖土或者上山打柴去了。他们带着几个红薯和玉米饼子作午餐，提着的瓦罐包壶里泡着浓浓的黑茶，牵一路饼子香和茶香，在林间小路上，在资水岸边的山崖上。他们要忙到太阳落山时才回家。

这时，东坪镇的许多人还在早晨的那个回笼觉中。这里名为小镇，实际上只有沿江岸三排房子，从镇子这头走到那头，不到半里地，只用吸一袋烟的工夫。早先，这里还只是一个码头。码头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吉祥寺。慢慢地，在码头上那距江水有十几丈高的那个平地里，建屋定居的人多了起来，人们自己便觉得这里像一个镇子了。当时，人们准备就把它叫做吉祥镇的，那些读了几句之乎者也的老夫子说这样的名字太普通，不如说这里在安化县的东边，不如说这里有一块在山区少见的坪，不如说这里每天能看到东边升起的太阳，还是叫东坪的好。这个镇子有两件稀奇物：一是原来的两排房屋建在坪的中间，沿江边本是一条纤夫

走的路,后来,新加入的人没地方建房子,便在河岸边建了一排吊脚楼。安化山里有的是木材,价格便宜得像找农人们买稻草那样。人们用一些木材在江边的岩石缝里竖起来,在坪子的地面搭上木板,在木板上起木板屋。他们大都用的松木,油光闪亮的那种,房子尽管旧了,满街还散发着松油的香气。二是镇上的人为了走向山里更远的地方,在镇子里边的那条山河上建了一座风雨桥,木架木桥面,木顶木栏坪,木壁木窗户,木雕木翘檐。桥有十五六丈长,两丈来宽。从桥上走过去,往南走可到新化城,往西走可到梅城镇,往北走可到桃江城和盖阳城。这里的人喜欢把这两个景色向外乡人讲述,甚至对自己的亲朋戚友也谈得眉飞色舞。当然,到过这里的外乡人回家后,也少不了吹嘘一番,夸张一番。

忠于职守的打更人打出今天最后一个呵欠,抖擻几下身子,眯着眼睛朝那清
洁的太阳盯了一下,然后敲几下竹梆,打一声锣,重复一句“小心火烛,小心盗窃”
的老词,又从街这头往街那头走去。这是今天最后一趟了,他固执地毫不客气地
喊醒那些睡懒觉的人。

最先醒来的是周家嘴码头边的那几个妓院。在开始建镇的时候,人们是不允许这样的行当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头的。山里人纯朴,坚决地奉信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的老套路。你调皮的人可以去悄悄地采一朵或几朵野花,只要老婆不哭不闹,大家只当作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已。但是,你把女子来明码标价,他们便看不得了,就要坚决地抵制。后来,一些老鸽子聪明,把女子请来三五个,把房子隔出七八间,并不在大门口挂出牌子,而是自己走了出去,到河边上去找那些船老板、水手和排客洽谈业务。她们从那沿河的侧门走出去,走下河滩,神不知鬼不觉的。当然,这也不排除街上的一些消息灵通人士,他们也忍不住背着老婆,到老鸽子的店里去抱那些二八娇娘,美美地快活一轮。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妓院也就不当一回事了,甚至有人说,东坪镇如此兴旺,如此有名气,这妓院还立下了汗马功劳哩。眼目下,妓院都已经正二八经地挂起了牌子,那些牌子也就是“觉红栈”、“翠春园”、“养心院”之类。那些嫖客们是见不得太阳的,尽管昨天晚上像揉面团那样在女人的身上辛勤工作了一通宵,忙得气喘吁吁、汗流浹背、咬牙切齿、筋疲力尽。可是今天还是要早早起来,还得要跌跌撞撞地回到自己该去的地方去。妓女们当然也要赶快起来,于是就见她们提起那画了牡丹花或凤凰鸟的红漆马桶,把那些流出来的秽物给倒到便池里,然后就去岔河边那个专门的地段,嘻嘻哈哈地去刷洗这红色玩意儿。她们回来后,又要将自己梳妆打扮一番,把脸搽得纸一样的白,把嘴抹得血一样的红。当吃罢老鸽子熬的当归荔枝蛋后,她们又要上岗了,坐在靠河边的木窗户边上,冲着码头下的人挤眉眼,尖起个嗓子叫:“哥哥哩,你好久没有来看妹妹了呀!来呀,妹妹等你一个月了,妹妹一直关着门,没有一条野狗爬上床哩。”

码头上的人就渐渐多了起来,上货的,下货的,把那跳板踩得悠悠地闪。有人

站在船头上发筹,不出半根香久,一大把的竹子筹就发完了。账台那边的算盘噼噼啪啪响,念数目的声音像唱小调,逗得水面上飞来的江鸟盘旋着不愿飞走开。

街上还有一处起得早也热闹得早的地方,这就是那十余家茶馆。它们集中在正街的正中间位置,都有规模,三间两进身的大门面,有两家还设了楼座。一大早,伙计们便在大门边的铁灶里升了火木炭,蓝色的火苗子扬起尺把高,把那大铜壶里的泉水烧得滚开滚开,然后放进成块成块的黑茶慢慢地煎,细细地熬。店铺门一开,满屋子的茶香便争先恐后地往街上涌,这茶的浓郁的香气,甚至还从码头跑到江面上,于是就不见水雾,只闻茶香,弄得谁都忍不住来深深地吸上几口。且从江上还是回到街上,回到那些茶馆里:茶馆大堂里都是木桌、木凳、大陶碗、扁瓦壶。那些细瓷碗、紫砂壶等等高级茶具,都摆在账台里边的木架上,那都是供名贵客人用的,用那样的器具,收费比大堂要高出好多倍。茶馆并不纯粹经营喝茶的业务,账台上还置花生、瓜子、红薯干、兰花糖、糖炒板栗、桔子、柚子等干货和水果,只要你肯出钱,老板一定在称秤时让那秤杆翘得高高的。在大堂的一角,一般还兼营早点,有红薯粑粑、高粱饼子、白米粥、豆腐脑、甜酒冲蛋、米粉、发糕什么的,当然少不了酒。正宗的高粱酒、古酒、红薯酒,度数都很高,清醇明亮,无半点杂质。多年来老板立下了规矩,能喝三海碗,就送一海碗。当然,哪个能喝下第四碗,那就马上能成为远近闻名的酒中好汉了。来这里喝茶的人大都是暂住或久住的客商、住在镇上的那些当家人、周边有名气的绅士老板、阔人闲人,以及赶早到街上买东西的农人。妓女们当然不敢贸然进入,因为这里是男人的世界。这些女子虽然干那最不怕丑的事情,但是她们却最怕听那男人们肆无忌惮地说出的调戏的话语。所以这喝茶,暂时还没有女人的份。

这里的茶馆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这些茶馆都是茶行老板开的。比如那家毓庆茶馆,就是东坪镇最大的茶行老板谌毓庆的店子。茶行老板们借茶馆的牌子和方式,一方面可来显示自己的实力,同时又能起到为洽谈业务提供场所方便的作用,还能在后院设立交场处和仓库,这便叫买进卖出一条龙作业。大堂人气一旺,于是就万事蒸蒸日上。这安化的茶行制作一种独特的茶,叫黑茶。此茶流传时日已有上千年,无须直说它的优秀与特点,只说它随同当地的其他货物一道,千年百载运往京城成为贡品,并且随丝绸远行到西亚和欧洲各国,一直畅销不衰,于是就知这茶非同一般了。码头上的货物有木材和其他的山货,但主要还是黑茶。黑茶打成捆,码成包,一船又一船的,顺流而下,入洞底、下长江,走向各处的大市场。于是,这东坪镇便在人们的口中,传说为茶都了。既然有了这茶都的美称,又怎能不一年四季地热闹呢?又怎能不赶早开门营业呢?

镇子里最后醒来的还是那些店铺。街两边有南货店、绸缎店、铁器店、杂货铺、木工店、豆腐店等等,五花八门,七十二行不缺一行。打更人到了风雨桥那头,便跳到一个小山坡上,冲着街上把竹梆敲三轮,把铜锣打了三下,店铺里的人们

便开始开门了。他们把铺面的门板下得一片响,然后就开始向当街的柜台上摆货物。而那些铁器铺子里,木工作坊里,那些老板兼师傅的人,这时就开始干活了,把那些徒弟们喊得两脚起飞跑,忙得满脸通红冒汗花,却还未洗脸,还未吃早饭哩!

正是东坪镇开始一天热闹的时候,资江里有一条乌篷船逆水而上。

这条乌篷船很周正,篷拱似半月状,篷拱上的竹席被桐油漆过,闪烁一种特殊的光泽。船头置一尖齿铁锚。船尾那片长橹十分的柔韧,船夫每摇一下,人的身姿和橹的摆动,就优美得像山间女子的舞蹈。这条精致的船在缓缓地上行,这时,这比较宽阔的江面上只有这条船,所以看上去就显得十分的醒目。

一位老者从船舱里走了出来,站在平稳的船头上。只见河风轻轻地吹动他灰黑夹杂的长须,吹动他宽宽的衣襟,便使他显得潇洒起来。他站立时肩膀挺得笔直,全然没有年纪颇大的状态。阳光从左侧沐着他的身躯,使他增添了新的质感,犹如泼了金粉那般地高贵起来。他并未说话,只是看着前方山坡上隐隐约约显现的东坪镇,脸上露出浅浅的微笑。

老者就这么站着,不再回到舱中去。

这一天,是清代道光十七年,也就是公元 1837 年春季的一天。

第一章 梅山婚变

不知是谁家的公鸡不顾一切地鸣叫起来,马上,前山后山的鸡们便应和着,此起彼伏,好不热闹。山区早晨的鸡叫声特别响亮与利索,这因为山间的空气纯正,加上公鸡们都是站在山坡上面,声音就传得很远。鸡叫声压过了东坪镇上打更人的梆声和锣声,更为持久与兴奋。这使得打更人有些无可奈何。

其实不用听那鸡鸣,谌毓庆就摸摸索索地开始起床了。很是准时,他一定是蹲在茅房中方便时,鸡的第一声便传过来了。他的家里人不喜欢吵闹,所以没有喂鸡,平时要吃鸡和蛋,到街上买一点就是了,既便宜,又新鲜。

应该说,谌毓庆在结婚之前,就养成了起早床的习惯。在结婚的第二天早上,他对妻子桃妹说:“我今天立下个规矩,天天起早床。”桃妹抱着他不松手,听他说的有理,一想为了发家立业,便自觉地让他下了床。从那个日子开始,如今的谌毓庆已是将近五十岁的人,不论春夏秋冬,一直没有睡过一个懒觉。

谌毓庆方便以后,漱口、洗脸也是轻手轻脚的。他出门时把院门反手带拢来,也是尽量不弄出一点声响。当年的桃妹现在叫桃婶子或桃伯娘了,却是积了一些养身病,讲出话来有气无力,她是早晨特别听不得什么响动。他们的女儿谌赛花也是娇贵,喜欢睡一个早晨。如果哪天谌毓庆的言行稍微响亮了一点,她肯定在中午时把父亲责怪一番。当然,这种责怪是先礼后兵的,她要在父亲的怀里拱几下,又在父亲脸上亲一口,再批评父亲打搅了她的好梦。幸亏儿子谌时雨还不罗嗦,只是整天忙自己的事情,不在乎父亲在什么时候起床。

谌毓庆出得门来,站在院门口的那个小台上,这才用力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把五脏六腑换上那干净的东西。他有意咳了一声,还像年轻时那么短促而响亮。他这么做,实际上是告诉夫人:我已经出门了。他掏出一块麻布手帕,习惯地在嘴角上下按了几下。这是他的做派,显得有涵养,也有格调。这时,他又习惯地朝自己院子看上一眼,有时从前边往后边看,有时从东边往西边看。时间有点短,全当那天的兴趣。

这是一个单家独户的院子,位于东坪镇后边那个山坡上。站在大门边,可以俯瞰东坪镇全景,而下三十来级石阶,便进入到正街上。这个院子本来不属于谌家,而是属于一位肖氏家族。这肖家,世代代以医为业。肖氏一位太爷爷在这里

建房时,东坪镇早已成型。当时人们嫌弃这个地方挑水不方便,要上高坡,都不愿在这里建房。可是,肖氏太爷爷发现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两边有延展的山坡,背后有一高岭,成为一太师椅形状,而且直面资江,可以眺望到河对岸几十里外的神山,又脚踏东坪镇,定然能祖业兴旺。当房产传到肖老郎中手中的时候,肖老的医术声名已经是名传遐迩,家族也是一片兴旺。于是,肖老就把房子改建了一下:如今,这正屋有五间,全带楼房,院落两边建了厢房,还有厨房、杂屋等等。肖先生还把这院子砌上了一道漂亮的青砖围墙,并且将这院子取名为“萸江草堂”。何为“萸江”?因为资江流经安化的这一段,又称为“茱萸江”,所以人们又称东坪旁边的资水为“萸江”也。肖老这院子便命名为“萸江草堂”也。

这萸江草堂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后院与厨房相连接处,有一眼巨大的石凿水池。太爷爷当年用通了节的南竹把山上的泉水引到池里,解决了从资江取水不方便的大问题。这水特别干净,池里清澈见底,舀一瓢喝上一口,清凉可口,略带甜味。用这里的水烧煮出茶来,哪怕与别人同样的茶叶,品茶人也说要比那茶叶高出一两个等级。而这肖老先生,又是一个特别喜欢喝黑茶的人。肖老先生,不光医术好,而且医德特好,对病家心地仁慈。病家不分贵贱贫富,肖老先生都平等对待之,认真细致而倾心疗救之。所以,许多年来,凡是到这里来看病的人,都能喝上肖家人给沏的黑茶。后来,肖家的医术事业越做越大,县城所在地梅城的绅士以及许多父老乡亲,都纷纷要肖老郎中迁到梅城去。

谌毓庆的茶行本来是在东坪下边的黄沙坪。但他早就想到东坪来发展。他早就看中,这萸江草堂,乃是一块风水宝地。所以,当他听说肖老先生要迁到梅城,要卖掉这个萸江草堂时,他立即就捷足先登,找到肖老,买下这院子,把谌家的永盛福茶行给迁到了这里。

果然是风水宝地,谌老板迁到这里之后,乃是一路顺利,处处来钱,左右逢源,做什么就能成什么。这个院子,果然是买中了!

这一天,天还没有大亮,谌毓庆早早起来了。站在院子里,他的目光停留在楼上东头那间房间的窗户上。窗户紧闭,还拉上了淡蓝色的缎子窗帘。木走廊的栏杆上,摆了一只陶制花瓶,瓶子里插了几枝映山红,粉红色一簇,花瓣开得正是时候。这显然是昨天从后山上采来的。谌毓庆吸了吸鼻子,似乎闻到了花的香气。这是他女儿谌赛花的房间,正宗的闺房。想必现在女儿还在睡梦之中,谌毓庆不觉轻轻地笑了。趁着东边天上越来越白亮的光线,谌毓庆脸上带着笑意,步子稳健,走下石阶,走向自己的茶馆。

睡在架子床上的谌赛花在这个时候正好翻了一个身,那身躯柔韧得像一条青鱼,翻身的姿势特别的好看。谌赛花的这张床只怕在整个东坪镇整个安化县里都是独一无二的,床前面的架子全雕的是葡萄,串串葡萄如真的那般大小,缀在真的那般大小的叶子之间,而葡萄藤又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床脚。床的四周都是这

样的雕饰,人坐在床上,就如坐在葡萄架下赏风景。如此的品位和品味,只有谌赛花才有资格拥有和享受得到。这床是早十年间谌毓庆押运一批茶叶到南粤,找到一个木器厂,按自己讲述的意思画出图样,请有名的师傅制作的,光做工就花了三百两银子。这床一直散发着原木的香味,淡淡的,似有似无,人睡在床上,定能闻着幽香而作一个好梦。谌赛花最初睡这个床时还只有九岁,九岁的姑娘见风长,现在,睡在这个雕花床上的女子,已经是个快满二十岁的大姑娘了。这个大姑娘常常在这花床上作美梦。常常在天亮时分,好梦苏醒,晨光从东边窗户里照进来,她睁开惺忪的双眼,打量一下那漆黑发亮的葡萄串,接着,她咂一咂樱桃小口,复又进入了甜美梦乡……

今天,翻了一下身子的谌赛花竟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此次做梦不寻常,她人生第一次做这样的梦,这梦好难堪、好惊恐、好刺激,又好过瘾、好幸福!当然,还好遗憾,好懊恼。

不知是在什么地方,一时间像是神山上的那个沼泽边,一时间又像自家后山的那个泉眼边;一时像厨房边的清水池边,一时又像资水河中那个叫鲢鱼洲的幽静处。谌赛花探头一望,但见眼前碧水清波,四周树木葱茏,草绿得像绸子,花开得像星星。水面上热气升腾,团团热气形成了一幅幅好看的图画,这图画里,浮现出一座座楼台亭阁,眨眼间,这些东西像在水上漂似的活动起来。谌赛花马上去追,人就像腾云驾雾似的。可是,你到这边,它在那边;你到那边,它又回这边来了。又一阵,谌赛花觉得自己全身燥热起来,大口地出粗气。她把身上的长衫解了,还是非常闷热。

猛然间,水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哎,果真成了一片真正的镜子。谌赛花朝镜子望去,只见里面有一个赤身裸体的姑娘。谌赛花朝镜子一伸手,从大镜子里马上拿出一面圆圆的小镜子来,仔细一瞧,原来那个姑娘竟然就是自己。

谌赛花于是认认真真地看自己。乌黑油亮的秀发披在双肩,每一根发丝梢上都吊了一朵米粒大的茉莉花,稍稍一闻,就醉到了心底。本来洁白如玉脂的皮肤被太阳光抚摸了一阵子,马上变了颜色,白中带一层红,红中染一层黑,油亮温润,自己在身上几处地方一摸,那种柔美连自己的心里都发软发酥。她的乳房很紧,像一对夏季的莲蓬,鼓鼓胀胀的恰到好处。可是,不知怎么的它俩又变大了,大得乳汁直往外奔涌而出。她用双手接了一捧,那种香甜是她从未感到过的美味。接着谌赛花又双眼一亮,她看到了自己的腿,是那样的修长,那样的圆满,那样的健壮。她不由自主地把双腿紧紧地夹起来,小肚子便鼓起来了,那形状漂亮得画不出来,像一个长了青翠树木的小山包的盆景,连自己看着都不停地出着粗气。谌赛花竟然还看到了自己全部的后背,头发披在肩上,腰肢很精巧,双手一卡都能卡住,而屁股很大,大得像两扇磨子,股沟紧得像一条细线,有一颗晶亮的水珠沿着那条细线在往下滑动,弄得人全身痒痒的,她不禁扭了扭腰肢。

谌赛花把口一张，有一团火球样的东西吐了出来，落到水面上，马上开成了一朵睡莲，花瓣马上又变成了轻轻舞蹈着的火苗。谌赛花热得把自己全身摸了一个遍，马上产生了跳到水里去洗澡的念头。她向上朝前一跃，这才发现自己站在一个高山顶上，隔水面的距离是那样的遥远。她像一片树叶一样地往下飘，可是，不知不觉间又往上飞，好几次双手接近水面了，却又改变了方向，人又到了云间。谌赛花不停地喊着一个叫林文轩的名字，他是她的未婚夫。她明明听到他也在喊她，就是偏偏不见人影。

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好一阵子后，谌赛花一回头，发现一只十几丈长的手抓着她的一双脚。她顺着手望过去，原来林文轩站在山顶上。这样，她也伸出很长很长的手，把林文轩从山上扯了下来，两人一同跳进了水中。谌赛花整个身子都在通明透亮的水里，像一条鱼似的游动着。她发现林文轩的身子也变成了一条鱼，在缠着她游动。突然，两人都长了翅膀，一下子飞到山顶上。山上那最开阔的地方，摆了一张床，那正是那张葡萄架一样的床，只是变成了晶亮的红色。

这时，林文轩变成了一个丑老头，一个也是赤身裸体的丑老头。那老头竟然也有很好看的身躯，肌肉鼓鼓的双臂，宽阔的双肩，厚实的胸脯，细细的腰肢，牛腿一样的大腿，那双脚板像蒲扇，走一步便踏得地皮咚咚地响。特别是腰间长了一个怪东西，很威武、很霸道的样子。谌赛花虽然从来未见过这怪东西，但她一直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不知怎么的，谌赛花又觉得自己全身燥热起来，她紧紧抓住这怪东西不肯放手。丑老头嘿嘿地笑着，笑的样子倒十分好看。他也伸出手来，在她的小肚上搓揉起来，毫无章法，但让人很舒服。谌赛花马上平躺在葡萄架子床上，把笑着的老汉扯到自己的身上。突然间，“林文轩”三个字被她喊出来了。她全身一个颤抖，用力挺了一下身子，从梦中惊醒过来。

这是哥哥谌时雨在楼下地坪里喊“林文轩”的名字，传到谌赛花的耳朵里。

谌赛花斜靠在床上，全身大汗淋漓，摸一下脸颊，发烫得不行。出于一种本能，她伸手向小肚子摸去，那里热得像刚出蒸笼的发糕，还在轻轻地颤抖着。她忍不住在床上多坐了一点时间，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天知道，地知道，反正这丑老头就是林文轩哥哥了。谌赛花这么一想，便下床了。

谌赛花正准备下楼，却在楼梯口又收回了脚。这时，她觉得楼下的人都知道她做了这个怪梦似的。她又闪回了房中，和衣倒到了床上。地方上流传这样的话：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日有所见，夜有所梦。梦必反。谌赛花一想起这几天随父亲到码头上去过，看见过那些搔首弄姿的妓女们，还有那些丑陋的嫖客们，想必这就是做梦的原因吧。况且梦必反，那丑老头就一定是林文轩哩。想到这个地步，她就自然起来，合上眼睛，只想把梦再做下去。

天大亮时，院内有一个人在扭扭捏捏地走着，不时地做一些奇怪的动作。这

是谌时雨。他在练习花鼓戏的台步。这时,他不敢吊嗓子,不敢唱那些抑扬顿挫的调子,也不敢念那些锣鼓牌子,因为,他怕惊醒了母亲和妹妹。

来说说这唱戏。从前,安化这地方,只有一个或两三个唱调子的人,操一把破旧的二胡,夹一根自制的渔鼓筒,偶尔到东坪镇头,在某一家大门口唱上几句打春调,就求人家打发一点散碎银两,或者一把米。那是叫花子营生。现在,有正经的戏班子来了。逢节日、逢祭祀事宜,或逢大型的婚葬礼仪活动,大家凑一点份子,他们便搭起门板唱戏。这戏是洞庭湖边的益阳县闹过来的,那里称为花鼓戏窝子,而且名气还传到了湖北、江西,甚至更远的地方。谌时雨看了几回戏,上了瘾,每每要“挖台脚”,成为最后一个离开的人。于是乎,他跟着戏班班主的屁股后头跑,追上几十里路,帮着干一些杂碎事,这就成为了徒弟。

谌时雨年纪二十郎当岁,个子高高挑挑,脸盘子周周正正。他人白净,但易显血色,是健康的料当。他身材匀称,手不长半分,脚不短半寸,肩是肩、腰是腰、屁股是屁股的,衣架架子连裁缝铺里的师傅也说不出挑剔的一个字来。这样身材和长相引得好多女子都要动春心,怪不得戏班班主一看他就中意。当然,班主知道他的父亲是大茶商,还是县里茶商会的会长,想必不会让儿子干这三教九流的活计,便对谌时雨的要求迟迟不肯应允。谌时雨吃了秤砣铁了心,又一直瞒着父亲大人,班主这才把吃这碗饭的筷子递给了他。

谌时雨练得正起劲,全身热了起来,他便把外面的衣服脱了,又把里衣袖管扎得高高的。他边练台步,口里还合着节奏念起了锣鼓牌子。

这时,有人在轻轻地敲门。谌时雨打开院门一瞧,原来是林长庚老板来了。林老板尽管是长辈,此时却抢先向谌时雨问了好。谌时雨当然知礼,答过话后就叫母亲出来迎接。林老板身后跟着他的儿子林文轩。他是谌时雨的准妹夫。就是说,谌林两家的儿女已经定亲,过不了多少日子,黑美人就要嫁给林文轩了。此时一见林家人到,谌时雨便喜滋滋地尖起嗓子朝睡在楼上的妹妹喊了起来。他的这喊声带一点戏腔,他是趁这机会又来练一下这唱戏的喉咙。

桃婶连忙走出屋来,站到阶基上,笑吟吟地打招呼:“亲家,今日难得你有空,你来了。”

“嗨嗨,来了,来了。”林老板边说边往堂屋里走。“我刚才到了亲家的茶馆里,找他问了千两茶样品送到京城的事情,听说被评成了上品,不仅成了贡品,还可以上市哩。那公文函件,听说都已经到了省城哩!”

桃婶叫家人早已呈上了茶,便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呀。亲家,想不到我们的黑茶,又有畅销的日子了。”

“那是,那是。”林老板斯文地品一口茶,说。

“哎,文轩,近日的功课还好吧?”桃婶又向自己未来的女婿说。她脸上仍然挂着笑。

“伯娘，”林文轩正因为还未把谌赛花娶过去，对桃婶只能用习惯的称呼，“我准备到县城去读书哩。那里的梅山学堂蛮好的，学生都能发迹。”

“咳。”林老板轻轻地用这种方式提示林文轩，大人之间有话要说了。他又转脸向桃婶，“亲家，赛花在家吧？文轩，你上楼去看看她。”

林文轩点了点头，提起那只装了课本的蓝布袋子，在未来的岳母示意下，一步跨两级楼梯，上楼去了。他的袋子里有一包糖炒板栗，那是谌赛花多年来喜欢吃的东西，能当饭吃。

一眨眼，林文轩到了楼上的东头。他轻轻地把门一推开，人就到了谌赛花的闺房里。每次都是这样，谌赛花只要知道林文轩来了，那扣了的门闩她也要悄悄地打开。林文轩见谌赛花和衣倒在床上，知道她在装睡逗他，就提着那一袋子板栗，在她的鼻子前晃来晃去。谌赛花像赶蚊子一样地把袋子拨开。可她又忍不住，自己扑哧一下笑了。

林文轩做梦也没有想到，刚刚还沉浸在梦中情景的谌赛花突然一个翻身，伸出一只手来，把他紧紧地箝住，再一用力，他正正地倒到她的怀里。林文轩闻到了她的体香，那是一种捎带稠黏的汗香味道。文轩于是也就兴奋起来，激动起来。但是，他毕竟是读书人，两只手不曾乱动。谌赛花这时却像刚才的梦中那般，鼻息声大了许多。她毫无顾忌地捉住林文轩的一只手，把它往自己身上那些柔软的地方放去，先放在胸前，再移到小肚子上。林文轩还是不敢乱动，只是那只手有些发抖，自己鼻子也开始出粗气了。他俩明明是互相望着，却又紧紧地闭着眼睛。

一边是知书识理的人，把人的面子看得很重，他不愿因自己的鲁莽而破残了自己心中最爱的人的名节；一边是胆小谨慎的人，她知道自己如果在此时失身，如果怀上了小孩，那自己今后就名誉扫地了。所以，他们不停地亲吻，但深浅有度。他们尽情地抚摸，但始终隔着衣服。他们已经越了雷池一步，然而却又并不跳到雷池中去。就这样快活了好一阵子后，他们都克制住了。俩人脸上挂着甜甜的微笑，接着就在房中的八仙桌边坐了下来。

林文轩细心地剥着板栗。那层红色的皮紧贴在肉上，剥起来很费劲，但是，林文轩很乐意，自己一颗也不吃，全喂到谌赛花的口里。谌赛花也不推辞，吃得很有滋味。不一阵子，板栗的香味弄得满屋子都是，从木窗户格子里直往外飞。

他俩的相好正是从吃板栗的故事开始的。

二十年前，那时，林家和谌家都还没有到东坪镇，都还住在黄沙坪。那黄沙坪在东坪下去六里，是个傍江的小镇。那时，谌毓庆和林长庚同做茶叶生意，又年纪上下不出两岁，所以成了特别要好的朋友。他们两家也曾有过指腹为婚的约定，那是二人举着酒杯时非常认真的对话。林文轩和谌赛花也有过青梅竹马的生活，玩那过家家的游戏时，总是林文轩扮新郎，谌赛花扮新娘。他们小时候常常在一起吃饭，也在一张床上睡觉，而且两人吵着要睡一头，并且要互相紧紧地抱着。最

有趣的是两人在小解时,也互相打量小肚子的下面,接着就去问父母,为什么他长得和我的不一样?当然,这都只是玩笑罢了。在二人的心里面,那关于相爱,关于饮食男女,关于结为家庭的事儿却并不知道。

在十五六岁的某一天,他们之间偶然发生了一件事情,于是,友谊就有了新的发展。

那天,林文轩从学堂里放学归来,就到谌家去告诉谌赛花识字读书。谌赛花是女孩子,还没有进学堂的资格。但她爱上了那些方块字,就缠着林文轩教她。学了一阵子之后,谌赛花的玩心来了,要林文轩带她到后山上去采板栗。林文轩当然乐意。二人跑出屋,到了大山深处。

这是十月小阳春的天气。阳光暖暖地照着,雾气跑得很远,薄薄的淡淡的一层,飘浮在远处的山头。树木和花草的叶子有一些已经枯萎了,呈现着黄色、红色、灰色或者白色,那些仍然青着的叶子也显得缺少水份,当微风吹过,便发出一些干燥的声响。空气特别的纯净,山那边的瀑布原本是听不见轰鸣声的,现在却似乎在耳边作响。有老鹰在天上滑翔,有气无力地,看上去好像根本没有移动。山上本无房子,当然也就没有人。这一来,好像阳光只有他们二人分享,也就让他们有点发燥了。谌赛花的鼻子上点缀出细细的漂亮的汗花,在纯粹的阳光映照下,十分的好看。

板栗都已经成熟了。山上有一层浅浅的草,那些从树上坠下来的板栗,星星点点地铺着,非常的显眼。谌赛花一时兴起,就猫着腰捡开来了。许多的板栗已经炸开了口,好像咧着嘴在笑。谌赛花也就捡得笑嘻嘻。林文轩制止了她的做法,说掉在地上的板栗不知有多少天了,里面爬进了蚂蚁或其他虫子,吃了会生病。他来到一棵大树下,在地上用力地跺脚,又大声地叫喊,树上便落下好多的板栗。他又使劲去摇树干,板栗就像下雨似的跌到地上。个个饱满,个个乌黑发亮,个个带有太阳的光泽。谌赛花随便捡一粒打破,又甜又香,好吃得要命。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捡板栗,不一会儿,把带来的笆箩都装满了。

两人几乎是同时开口:“我们到溪边擦澡去。”天气很亢扬,那身上沾了草灰什么的,里里外外有点痒。这时去擦澡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二人来到溪边,见小水流清澈见底,早忍不住激动,马上把衣服脱了,跳到水中擦洗起来。不知从几岁开始,他们就这个模样洗澡,习惯了,根本没有多想别的事情。洗了一阵,林文轩跳上岸来。他对着太阳直挺挺地站着,要晒干身子再去穿衣服。这时,谌赛花藏在水里不肯上岸来了,脸红得像猪血。她盯着林文轩看,不觉又转过了脸,可是,忍不住又盯着死看。林文轩见太阳快隐到山尖后去了,就催谌赛花上岸来。谌赛花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伏在岸边捱着。林文轩一下子来了劲,跳到水里去,把赤条条的谌赛花抱了上来。谌赛花在林文轩的怀里,不停地用手去掐林文轩的背,叫嚷着:“不要你抱,不要你抱!”林文轩的双手倒抱得更紧了,也叫着:“要抱,要抱。”

二人站在阳光下，面对面地站着，都不觉一时目瞪口呆。近两年来，林文轩因为到外边去读书，他们便没有机会在一起洗澡了。今日一见，竟然都有了很大变化。林文轩的那个怪东西明显地长大了一些，周围还有一些像头发一样柔软的细碎的东西。而谌赛花的变化更容易看出来，只见她胸前长出了两个小桔子，小桔子紧紧的，比板栗还要结实。小肚子下面也有细碎的头发一样的东西，看上去比林文轩的还要柔软得多。两人对着看了一阵，都不上前一步，都不伸出手来。这时，两人的身子已经被太阳晒干了，谌赛花弯腰去拿衣服，准备穿上。林文轩急了，一把抢过衣服，气喘吁吁地说：“我还要看。我们还看一阵。”谌赛花听了他的，又站了一会儿。这回，林文轩让她穿衣服了。但是，他还是忍不住抱住她，说：“我要你做堂客，你是我的堂客。”谌赛花也紧紧地抱住林文轩，说：“我要你做男人，你是我的男人。”说着，两人就红着脸下山回到谌家。记得那天桃婶要留林文轩吃晚饭，林文轩支支吾吾了好一阵，有一点神不守舍的样子，接着又支支吾吾了几句，就离开谌家回自己家了。

不久，林长庚正式向谌毓庆坦陈了。林家向谌家提亲了。

春去秋来，谌林两家来往密切。现在，当林文轩坐在桌子边给谌赛花剥着板栗壳的时候，林长庚正与桃婶在商量着为儿女筹办婚礼的事。林长庚说：“亲家母，文轩和赛花的年纪也不小了，我想，选个吉利日子，把婚事办了。”

桃婶当然同意，便回答：“全由你做主。”

林长庚是个爽快人，喝一口茶，便站起来说话：“亲家母你是知道的，我在黄沙坪那里还有一个茶行，以后呢，我自己就到黄沙坪那边掌本，东坪这个兴大茂，就交给他们打理。其实，他们要去黄沙坪也行，两个茶行，随他们要一个。”

“不管在哪里，都要得。”桃审知道这是大人给后人的家业，只怕值几千上万两银子，觉得林长庚的心思好，连忙说：“只要他们用心地操持，不管哪个地方，都能够红火起来的。再说，赛花的父亲也会助一臂之力，定然有好日子过的。”

黄沙坪镇就在东坪镇下游六里路的地方，也紧靠着资江，在资江的那一岸。许多年前，林长庚和谌毓庆都在黄沙坪开茶行，谌毓庆开的茶行叫永盛福，林长庚开的茶行叫兴大茂。两个人在面子上都是称兄道弟的，可是在心里头，林长庚却总是和谌毓庆较劲，可不管如何较劲，林长庚的生意却总是排在谌毓庆的后面。后来谌毓庆的生意越做越大，就把永盛福搬到东坪来了。林长庚总是在心里暗暗盯着谌毓庆的背影，于是他也要把兴大茂搬到东坪去。林的老婆就说，你这是捡样吃屎眼痒，他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老婆又说，比来比去，你还是比不过他的！长庚便生气道，你说话怎么老是向着他！老婆就说，好好好，不向着他，我坚决向着你！你要搬到东坪去，我依你！不过我劝你还是稳当一点好，这只船你也别丢，黄沙坪还是开着吧，就算是兴大茂的一个分店吧！林长庚觉得老婆讲得对，点点头，黄沙坪这个店就保留了下来，就由林长庚的一个亲戚在这里打理，长庚也

时不时地到黄沙坪来看一看。

迁到东坪之后，谌毓庆的生意一路红火，营业额直往上飚，而林长庚呢，他追谌毓庆是永远也追不上的，可他却是一人之下，百人之上，兴大茂的生意也算得是兴旺茂盛，于是，当东坪地区成立茶商协会的时候，谌毓庆便理所当然地当上了会长，他林长庚却也光荣地捞上了一个副会长。虽然屈居在谌毓庆的屁股后头，这使得他有点暗暗地不乐，可是另外一件事却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快乐，他的儿子文轩和谌毓庆的女儿赛花两人相爱，谌毓庆对文轩也很喜欢，他们谌家和林家就即将成为儿女亲家，谌家的女儿要进林家的屋，林长庚就不由得摸着下巴上的几根胡子，呵呵地笑了起来。是啊，会长和副会长两家联姻，这东坪地区的黑茶市场，当然就是他们的天下咯！

这回，林长庚把儿子办喜事的日子订在这季茶叶收完后的四月。桃娣马上点头同意。他又去毓庆茶馆，把这事对谌毓庆说了。谌毓庆乐哈哈的，说：“好啊。哪天叫过媒人，好好合计一番。”

林长庚心满意足地回家去了。

林长庚走的时候，没有喊楼上的林文轩。他知道，丈母娘爱郎，当岳母的一定会好好地招待自己的女婿的。

林长庚走的时候，忘不了把谌毓庆的黑砖茶带上一块。有件事儿长庚总是琢磨不透，为什么谌毓庆这边的黑茶味道硬是强自己一筹呢？林长庚笑着说，我要把你的茶拿回去琢磨琢磨，品味品味！谌毓庆就说，我不把诀窍告诉你，你品一百年都品不出名堂的！

哈哈哈哈哈！二人大笑。

毓庆茶馆的大门上方有一个斗大的“茶”字，在门两边挂了一副对联：四水煮云后；三湘滂雨前。这“云后”是黑茶中的一种，和“雨前”茶一样的有名气。对联的字是谌毓庆托一位朋友请名人写的，什么名人？他不知道。写时未要润笔款，所以也就未题款，未留印章。这对联上的字，写得如此潇洒，真可以说是达到了茶道与书道相融汇的高层意境。谌毓庆不会书法，但当他看到对联上那字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就像是喝了一盅浓浓黑茶一样，顿感到，心态怡和，心境宽远。但这幅字到底是谁写的呢？谌毓庆也就没有过多地询问，心想哪一天知道了这人的名和姓，届时送上一些上等的黑茶作为酬谢，也就是了。

谌老板背熟了楹联的句子，也时时琢磨这句话的含义，于是他也就慢慢地领会了这黑茶的精髓，也就日见日地把黑茶生意做得更加远近闻名。现在，他端坐在茶馆楼上的一个小室里，凝神屏气地品着安化高家溪那边送过来的一种新茶，感觉到浑身里升腾起来一种超凡脱俗的韵味。

已经五十来岁谌毓庆，他一辈子最爱惜自己身上的一样东西，那就是舌头。他不抽旱烟。别人抽烟时，他在一边坐着，也是紧抿着嘴，决不让烟气跑到自己的